覆瓿集

四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瓿集卷一

明 朱同 撰

雲賦

有[illegible]自雲所謂[illegible]者山澤之隈滄海之湫湔而升[illegible]虛[illegible]浮[illegible]之[illegible]行[illegible]蛇而風與水為偕匪蛟[illegible]其[illegible]而與伊誰[illegible]之御而雨伊誰注之御空而淋訊其食之旋沾而番訊其充之八表同昏誰其屯之

一色晴昊又誰掃之乘風而馳姬滿之八駿不能追也凝然而止劉秀之六軍不能擬也填山隘谷風雨淒淒當是時也大塊一氣不知端倪恍然霽止乾呈坤露於斯時也鳳者翥鸞翔奇峯羅布映日而霞孰染其丹凝寒而霰孰結其九變化俄頃不知其端若是者懸河之口長虹之筆不得而殫也子盍為我言之主人笑而應之曰子獨不見夫水乎一泓之少一勺之多澄之為鏡撓之為波渴者思飲垢者思滌淵之而清激之而白是豈

足以盡夫水之跡哉追夫天池之茫洋北溟之浩蕩浸日月而不以為深載山岳而不以為廣鵾鵬之所不至而舟楫之所不嚮百川注之而不溢尾閭洩之而不竭颶風振之而不搖太陽沸之而不熱是以窮天地亘萬古而不能磨滅者也而雲實祖之子又不見夫風乎薰然南來百卉斯茂凄其西至悉斯以皺大王斯民有雌有雄颬發暢和有春有冬若是者豈足以盡夫風哉爾乃細入無內大充無垠吸之而寒噓之而溫蓬然而起

馳乎八極寂然而止不見其跡禦寇之所御大鵬之所
搏泠然而往倐然而還是其浩然而充乎兩間者也而
雲實乘之且夫太陽之精其亘千里緯天而行周而成
歲一北一南一寒一暑歲月日時由兹以起萬物之生
成二氣之降升咸由於是爾乃入昧谷淪幽都載大地
於一周出扶桑之東隅蒸水氣而上征浮沆瀣於太虛
此雲之所以出渤澥起山谷而昇天衢也請觀夫五岳
之巔四瀆之濆水無日而不降雲無旦而不興恍惚變

化糾錯紛紜果孰宰而孰君之耶其有濟於人也則為祥為慶時雨甘霖其有害於人也則為蔽為瘴曰灾曰淫而雲亦何嘗容心哉言未既客瞿然而起長跪而謝曰往者徒覩其形未究其理子發吾蒙至矣盡矣主人曰未也請為子歌之歌曰

水為父兮風為馬太陽蒸兮九之野出大壑兮浮蒼天沛然而降兮油然而升去不知所歸兮來不知所為倏而合兮忽而離乘吾車兮高翔駕白螭兮驂鳳凰豐隆

先驅兮應龍馭與爾遊兮帝之鄉

琴書樂趣為汪士素賦

若有人兮結茅屋昔城郭兮今林麓味往古之遺書兮奏瑶琴之雅曲耽二者以成趣兮判自處乎幽獨昔彭澤之歸來兮尚樂之以消憂何時俗之沉溺兮欲舍此而他求謂古學其不利於今之人兮謂操瑟其不可以干於王侯獨倀倀其奚之兮甘老死而無尤鶴鳴兮好音和之兮素琴堯舜禹兮傳心熟視兮微吟皇天啟乎

聖明兮則將歌南風以陶斯民致吾君於湯武兮援伊周以為鄰虎豹九關其不可以逕度兮固將樂二者而終身仰白雲兮蒼蒼俯清溪兮齒齒祖宣尼以為師結伯牙以為友四壯兮騑騑六轡兮耳耳駕言往兮松之羅求若人兮汪之子

送楊汝翼攜家臨濠侍親父為嶽府經歷已而臨濠屯田

送美人兮溪滸水漸漸兮石齬齬秋霜染兮丹楓風蕭蕭兮木葉下栢為舟兮桂櫓帆揚兮棹舉浮錢塘兮過

姑蘇橫大江兮入淮浦子就養兮從父父躬耕兮戀主
孰敢懷兮故都何所莫非兮王土淮之山兮楚之水禾
黍油油兮魚唯唯望暮雲兮思君倚衡門兮愁余

悼女賦

珠零兮璧毀海氣空兮月光曙鞠育劬勞兮五齡今忽
歸兮何所玉為容兮清楚中聰慧兮便言語夫人兮痘
疹汝獨罹兮荼苦昔不離兮母旁今胡為兮荒土誰抱
養兮誰憐空荒烟兮宿莽風凄凄兮夜深雨寒螢鳴兮

哭山鬼露漫漫兮不可以久處飲汝兮食汝有湛兮清
酤高堂寂兮無人持汝歸兮慰王母出不復余送兮歸
不復余迎目不見汝容兮耳不聞汝聲回空房兮太息
有浪浪兮淚零俯視兮几筵恍見汝兮目前仰視兮蒼
天天蒼蒼兮茫然均覆幬兮萬物胡於汝兮獨偏彼旣
苗而不秀令始感夫聖言豈余身之尤愆禍逮汝兮九
泉致汝夭兮實由我復奚怨兮奚言重曰娟好靜秀性
仁孝兮弄筆誦詩不煩教兮嬉戲膝下語聲清兮北堂

恃汝以慰情兮鞠育訓誨期永久兮天步孔難獨罹此咎兮音容目前日以往兮捕影追風空勞想兮汝母悲深涕交頤兮魂而有知慎勿離兮重闈白髮中心悵兮應門何人望汝歸養兮

雲麓書隱賦送休簿何士明歸鄂州 并序

士明世儒先仕江西之陳後歸本朝與令同罹憲綱令素貪婪懼自經死按者知簿無辜欲令重易押字以自免不可後蒙恩釋還鄉里其操

守類如此純乎儒者可尚也

維蒲圻之疊秀兮繄何君之故居佩祖考之遺訓兮咏聖賢之詩書固與時其相忘兮聊自樂於樵漁抱器而深藏兮豈炫玉而求售慨斯世之莫余釋兮勉宦遊乎江之右棄薜蘿而東帶兮豈余心之所歡庶潔已以盡誠兮求余心之所安王事叢於一身兮紛總總其如麻顧斯民之凋瘵兮豈鞭扑之能加巨浪掀於溟渤兮渺四望其茫茫欲凌波而徑度兮謂一葦而可航念趨利

而避患兮非祖父之誨也寧濟人以自危兮雖顛隮而
莫之悔也不以存亡易其心兮固同僚之義也或由此
而南轅兮實余初之志也時矯首而西望兮雲麓邈其
悠悠榛棘莽乎故居兮狐兔交於荒丘感春秋之霜露
兮壟墓隳其誰修寫夢思於畫圖兮反歸路而無由忽
皇恩之浩蕩兮縱去留於簡書非聖人之解網兮雖振
羽其焉如棄青紫於浮雲兮羌既反吾初服願耕讀以
卒歲兮遵祖考之遺則白雲歸於故麓兮本出岫之無

心松菊鬱乎三逕兮尚不改其清陰維擕書以歸隱兮固予心之所喜顧去位而西還兮非邑民之所願國用不可以不供兮空杼柚而無窮嬰兒號於中路兮失慈母其焉從矧藐焉之小子兮每聽話於襟期乃一旦而遠離兮孰能置而弗悲雖同處於兩間兮邈後會之無涯願努力於明德兮庶以慰夫人之去思

書

達李同知書

伏蒙閣下不以愚昧遐棄猥賜召命竊以下車以來不敢以無公事造謁今承嚴命敢不趨奉約束及昨獲瞻顏範承辭色然後獲知所以下召之故敢以書達之籖史道其肺肝唯閣下垂察焉同聞學者所以致用也然用之差級必先由身及家然後可舉而措之耳未有無形而影無源而流者也同無似自幼至長承過庭之訓奉師友之規凡所以為學者未嘗不以致用為先以踐履為切今聞朝廷取士自揆有不可不出者四有不可

即出者一致君澤民顯揚父母為學之分內事一也方今聖君勵精為治思賢如渴一得之愚不於此時獻其芹曝以效尺寸之長尚奚俟乎二也孔席不暖墨突不黔懷土求安聖有明戒三也況比年以來海內多士搜隱揚陋殆無孑遺而同也能獨野處以求自逸乎四也斯四者俱不可不出者也然小人有母今年七十有一老病交加卒無寧日前年衰絰層召雖獲終喪之請然往還不越兩月而倚門慟哭竟至目盲至今飲食起居

不能離側既無子息以慰目前又乏兄弟以代定省若復遠出難必歸期則菽水之養托之何人憂念之深必至不救學為忠孝反累及親亦何面目立人世乎是以每念及此摧裂衷腸而不知清涕之交頤也斯所不可即出者也今閤下奉朝命選良才將期得人以裨聖治若同棄親不顧受命即行則天地所不覆載王法所不容誅者也閤下亦何取焉倘辱察四不可不出之勢必不久居念其一不可即出之情少延歲月俾得奉母以

終天年則陳力就列實所當為雖捐軀糜首以報聖君亦所不憚且閣下臨民守土民之父母也而同叨居治下獲被政化子孫也豈有父母而不憐其子孫者乎是以不遑俟命而先以書言焉伏惟恕冒昧之罪鑒迫切之誠而曲從其請則風化所關豈同之私幸而已哉無任懇禱之至不宣

達張太守書

同聞古人有言士為知己者用又曰士詘於不知己而

伸於知已同自顧學淺才疎無庸斯世伏蒙閣下不以其不肖而猥賜召命厠之文學之末處以郡庠之任而責其成功之實斯豈同所敢當然謂之不知已不可也同敢不竭駑鈍披一得之愚以為知已報乎雖然欲盡忠於所報而不得伸其素志使其志之不獲伸而能責其報者均未之有也是故謹以尺書布腹心於下執事惟閣下垂察焉夫學校乃風化之本政教之源禮樂之所由生人才之所自出職卑而道則尊秩輕而任則重

此古之聖君賢相未嘗不致慎於此也三代以上君即
師也政即教也禮義所以導之於未形之前而法令則
繩之於已見之後二者相須以成治道不可得而偏廢
也周官賓興之序讀法之文概可知矣秦漢以降教不
如古士方從事於學則惟侈乎記誦辭章之習及登仕
版則惟務乎簿書期會之規所學所行判為二道於是
所謂學者遂視為太平美觀之虛文而為儒者亦多妄
自菲薄而茫不知經世之義以致武人俗吏直指為迂

濶於事而無預乎斯世治忽汚隆之故者夫豈其本然
哉方今聖天子以神聖英武之資建不世非常之業深
鑑屢朝之弊而欲復乎三代之隆塾庠序學棊布宇內
其於為學之規則必本之以德而肄之以六藝人才期
於是焉出隆平期於是焉基掃却虛文求歸實效非斯
世斯人之大幸乎閣下體朝廷之意下車以來拳拳以
學校之未立人才之未得無以裨補乎聖化而報稱乎
上意是慮乃過聽輿言而委之同同雖不敏佩先聖之

言服先人之訓而所為學者未嘗不以德行為本經世為業亦未嘗敢以山林為高詞章為華也況遭昌運豈不思自奮勉以答聖朝而報所知乎竊嘗謂任人者將必責其功之成於終而任於人者尤必謹其綱之立於始閤下之於同也必責其成而同也豈容不謹於其始耶古之聖君賢相倚托以成事功者必畧繁文之細去嫌疑之迹通上下之情肝膽相照然後事功可立而成效可期茍徇案牘之常處嫌疑之地尊卑隔越欲行次且將語囁嚅而欲

責其功之成者未之有也是以不得不以其一見之愚為
閣下告焉夫綱不患不立而患守之不能固事不患不知
而患言之不能從立事必先於正名成功則由乎實踐同
也毋服未終而預領其職則不正其身何以正人將姑往
來其間而講明其設施之方則不居其位不謀其政況非
躬行實踐何以致事功之成是故欲速不達為政之經也
閣下幸寬其歲月俾終其喪然後請命於銓衡正其名
而以督其事躬行實踐以先之誘掖漸摩以道之信賞

必罰以齊之畧其繁文去其嫵疑然後期以歲月而責其成效同敢不策駑駘竭志慮以承閣下付托之重而答朝廷教養之意哉嘗見易合者必易離輕奉承於其始者未必成事功於其終是以不避呵譴而獻其衷曲惟閣下實原諒之干冒崇嚴毋任悚慄之至不宣

傳

孫上舍元京傳

孫上舍嵩字元京崊山人狀貌怪奇趣尚幽潔以薦入

太學宋亡歸隱海寧山中自號艮山示不復仕杜門賦詠凄斷淪絶以寄其沒世無涯之悲時婺源有制幹許月卿先生者亦宋進士宋亡歸隱製衰齊衰服之以居月卿婿江凱及婺源人汪炎昶皆絶意當世俱從嵩游其詩悲壯激烈讀者可知其為人方回得嵩詩嘆曰持此以見朱文公可無愧矣嵩弟巖字次臯亦以詩名

墓誌銘

皇甫氏五世墓誌銘

聖朝有天下之四年悉取海內儒士以選任之時皇甫
遵道擢宰徽之歙縣公之為治也嚴以律已寬以待物
不立異以矯時不逆情以干譽而至誠惻怛久而相孚
民固知其非有得於忠厚之風世德之懿或不能也閼
逢攝提格狀其祖父家世以告朱同曰僕平陽郡人也
祖宗以來皆潛德弗仕惟以詩書忠孝之道訓其子若
孫僕不敏忝茲百里之寄凡所以治民律已者皆守先
誠不敢怠今秩將滿欽惟聖天子以孝治天下許諸有

職者得暫歸省親戚掃丘墓僕將請告歸重念先世皆厚積而不發栽培涵濡以至於某今不能發揚先德以暴白於後某之罪也且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識聖有明訓今欲立石墓前歷叙始祖暨高曾祖考以告後人庶不就泯沒以少逭其責而盡人子之心子肯為僕誌之乎同惟歐陽公瀧岡之表昭曜千古與宇宙而不朽要其心惟推原世德之所自以告後人報本反始之一誠而已今公有命余何敢辭謹誌其槩而銘之始祖

諱某配某氏高祖諱某配某氏曾祖考俱諱某配某氏世為平陽民昭穆以序俱墓於某地銘曰

厚其積博其施畜厥躬昌後裔平陽之原昭穆惟序刻石發潛以告來者

祭文

生日祭先考文

嗚呼哀哉去年是日親友來賀同妟欲先考權開四官之戒以盡一日之歡不可曰吾所以戒者正為此耳且

曰此事惟具慶者可為汝輩好為之此後無我則不忍為矣嗚呼孰謂今年果不見乎先考終身勞瘁見子甚遲既而有子甚喜所以托子者甚重而期子者甚遠嘗謂同曰吾高祖而下承繼宗祀者惟汝一身而已可不重歟每生辰必設奠悲泣曰吾生時親族隣里莫不忻忭鼓舞來慶汝祖曰祖宗累世以來厚積而不食其報是子必能顯父母報鄉邦者今有此志而未能盡行負親族閭里之望汝生時之喜亦猶是也吾不及為者汝

能繼之以不負祖宗以來期待之意則吾之志遂矣嗚呼孰知兒之不肖其能勝此任之重且遠耶先考平日孜孜汲汲於聖賢之學旁而於釋老百家之書莫不究其奧而鈎其玄竭力研窮日不暇給議論折衷一歸於正嘗曰釋氏以生死為一大事凡其脩為惟求脫此而已猶有為而為者吾聖人之學則不然夭壽不貳脩身以俟生順死安行所無事又曰人物之生既有形質之拘則有物我之間紛然萬殊由茲以起死生去來之感

無形質則無所拘於彼此無所在也無所之也而無不在也無不之也無所見也無所聞也而無不見也無不聞也晩歳涉世之艱見有得死於家者曰此時而獲此死幸矣追夫去冬之疾曰吾元氣消盡幾不能支然所頼者藥力可扶耳今年秋不得令肝木不受制而盛行以尅脾土故不能飲食四肢無所仰而消瘦金不能生水故一冬無雨而有嗽上氣疾不獨此也秋不收則冬無以藏冬不藏則春何以生不以此時急補肺金而生腎

水以為之本則來春必有痟首疾愈不可救今藥一至
吾有生矣每痰涎上攻曰凡汝輩無恐此天時也但得
一雨吾病解矣嗚呼雨則降矣而不得早救痰涎之攻
藥則服矣而不得早扶元氣之衰豈自知其不可救故
為是以寬子女之憂耶將真不自知其不可救藥也豈
其厭處人間世潔身而獨去耶將脩身以俟而無容心
於脩短也所謂形質則壞矣其本真之不可壞者果無
所在而無不在耶無所之而無不之耶無所見聞而無

不見聞耶所謂生順死安者果有以證平生之道學耶果有以證平生之行業耶精誠之感通魂夢之交接曾不知其果有果無也嗚呼哀哉昊天罔極難報劬勞一奠告哀庶幾來饗

卒哭祭先考文

嗚呼哀哉流光迅速節序變遷卒哭在臨重增崩潰按禮三月而葬今不能遵者泥乎葬書陰陽拘忌之說此固先考平生之所留心者不能破其惑也嗚呼哀哉先

考於聖賢之學考六經之源味詞章之旨以得聖賢之心究歷代之政以盡經綸之用舍浮靡之習以救斯世之弊日不暇給以終天年其於立身之道博學以待時安貧以養志奉先以盡孝獻納以盡忠恤閭里以盡仁薦取與以盡義自奉薄而待人厚勵志苦而律己嚴嗚呼若先考誠不負天地之所生誠不負聖賢之所成誠不負斯世誠不負斯時者矣奔馳於晚歲刻苦於餘年而不得受子女安閒之養雖先考之素志厚其施而不望

其報所以期待後人者如此在子女之悲則何時而已耶經籍在笥孫子在堂日麗風和宛然去歲而親之音容則不可復見矣嗚呼哀哉繼志述事千緒萬端思報劬勞昊天罔極日月有限哀慕無窮尚鑒微忱歆兹一酌

小祥祭先考文

嗚呼哀哉日月不居奄至小祥追思去年五内崩裂儒見其生謂之中處釋老之蔽曰浮曰寓自中處言思求

盡職視之如寓求超變滅此先考平日之雅言也先考
之生斯世也探萬化之原以達性命之道究制作之始
以盡名言之義發前賢所未發通百氏所未通一以貫
之幾無遺藴著書立言垂教萬世雖位未得盡行其志
學未得盡明於時然而究所脩為可謂能盡中處之職
矣莊老之自然釋氏之寂滅區分彙别索隱鈎玄原始要
終淵澄洞澈而不身入其中是葢優為之而有不屑者
也於戲先考之生既無負於中處矣而其逝也雖不求

釋老之超滅寧與體魄俱腐乎大中至正之道不以生而存不隨死而滅符同乎元氣橐籥乎陰陽貫通乎四時而主宰乎萬物者前後聖賢同一理也同一心也會人物於一身通古今於一息何前後彼此之間之有獨子女之悲終天罔極者鞠育之恩深創業之事劇垂老奔馳而定省之道缺律身儉薄而甘旨之養疎付托之重而力不任繼述之繁而志不逮泛萍筏於溟渤望津涘其尚遥不知何日得副其責望之意以慰九京之心

也嗚呼痛哉日月若隙撫節增悲饌酒陳前庶幾來格

祭叔父東父文

嗚呼哀哉先叔父之生也承祖父之餘庥值斯世之隆平誦詩書之格言繼道脈於家聲擴舊業而充之新堂構於軒楹其於棠棣之間孝友著譽或可比倫於明道之於正叔東坡之於欒城矣夫何天步艱難否泰相仍子既没於王事室復燬於燹兵僑寓流離孑孑惸惸念兄弟之異地日相見而未能垂老東西情傷涕零此先

考所以抱無涯之恨於終生也幸有女之若男庶相依於餘齡雖東牀之獲耦長僕僕以遐征念宗祀之疇依惟倚托乎諸甥鄙姑息之細人苦訓誨之叮嚀所以期待而責望之者豈徒盡子女之情而已嗚呼哀哉猶子不肖咎不自滅二親相繼而背傾負罔極之深恩顧隻影之伶仃所以承付托之重繼先世之遠而不絶如線者固夢駭而魂驚也傳家有子尚呱呱於襁褓立身未定猶闔闔於脩程恒馳騖乎東西每焦思而勞形夢家

林之遥遥慨霜露之先塋奈何身為事後累數月而一行其於缺孝養之道愧猶子之誼而抱終天之恨者何時而可平耶嗚呼哀哉客歲之夏忽叔母之先逝老景何堪揮涕傷情幸得人以奉朝夕冀暮歲之康寧豈謂今春一見遂為永訣而竟隔於幽明乎歸藏之地既以違於先志實以僻遠孤露匪徒憚乎途程今茲之卜既叔母之伊邇而猶得乎佳城庶可以托體而妥靈於斯土也嗚呼哀哉身後之事春首固已言之矣使同而有

二男耶則將繼於先兄而叔父是承使同而止於一子
耶則必奉二世之主而同祀於家庭此同之所以遵先
考遺命而報叔父之德亦以盡區區之情而已蒼天茫
茫丹旐亭亭一酹告哀尚鑒斯誠

霞瓠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覆瓿集卷八　　明　朱同　撰

附録

唐仲實贈朝京詩序

士有當世不相知異世而相慕者如沈諸梁不知夫子陳瑩中不知程子所謂當世不相知者也如司馬相如慕藺相如字曰相如陶淵明慕諸葛孔明名曰元亮字曰淵明所謂異世而相慕者也黃魯直蘇子瞻俱起於

宋神宗朝子瞻西蜀人魯直江西人生既相同居則相近當時魯直與晁無咎張文潛秦少游謂之蘇門四學士魯直猶未知名子瞻嘗曰讀魯直詩若食海錯多則致疾尚若不滿意者及魯直古風一首投見而曰江南有佳實托根桃李場深相慕悅子瞻以托物比喻得三百篇體制教授朱大同訓導呂德昭生同里又同學年相若道相似出則同出歸則同歸衡盃朝飲挑燈夜讀大同種竹數十個題曰翠雨軒德昭亦題其亭曰蒼雪

其同門合志有類此哉今大同朝京德昭賦古風二首
以松比大同以兎絲自喩美其行而慨已之失所附也後有作者
宜採而錄之故為文以弁其篇端云洪武庚申日南至
同里唐仲實叙

呂德昭贈朝京古風二首 歙人名旭

長松何青青蟠根據陵阜昂霄直幹修覆日涼陰厚堅
貞氷雪姿歲晏色逾秀風聲聞九天洶洶波浪吼兎絲
乃小草托根相依負纏綿引蔓長屬意在長久明堂需

棟梁匠石遠來取陵阜不可留萬牛重回首小草徒萋
萋疇依以滋茂故土存本根棄捐復何有顯居廟廊高

永固金石壽

古劍何蒼蒼年深土華蝕氣蝕塵土濛光與斗牛射曠
世無張華望氣誰賞識幸逢劍客知慇勤為磨拭淬之
以江水礪之以砥石明月懸雙環寒冰炯三尺一敷蛟
龍吟載揮鬼神泣劍客日相親提攜欲遠適時清不得
將匣函掛高壁用行舍則藏周防慎爾德神物有變化

際遇豈無日

孫傑贈朝京詩 休陽人

紫陽山水盤蜿蜒紫陽之裔人中仙文光騰空射牛斗
筆陣落紙驅雲烟幾年典教黌宮裏清晝弦歌夜經史
峩冠繼述玉堂人絳帷樂育青衿子閑來興在山水間
時將金碧圖巖巒富室豪家俱不與只寄林下詩人看
落落才華出天性炯炯精神瑩冰鏡九天龍耳知姓名
一旦鶴書來幣聘鳳鳴麟見當明時男子要為天下奇

坐使文風振寰海紫陽草樹增光輝我生坐映寒窻雪但讀父書嘆才拙高誼早結金蘭心清談幾共松蘿月君今應召趨蓬萊江天欲雪梅花開眼底斯文少知己長歌滿飲玻璃盃玻璃盃酒真珠色可緩離愁壯肝膽行見豐城揭故人煩君道我長相憶揭君名模字平仲時為翰林學士

俞忠贈朝京詩 峴山人

盛世相催起隱淪先生從此上通津周情孔思能超古晉帖唐詩迥逼真雪擁金陵梅破玉春回采石水生鱗

會看曙色趨朝早命服煌煌照眼新

馬則贈朝京詩 星源人

鳳噦噦鳴朝陽聲和五音協色絢五采彰翔覽德輝九千仞一出象表明時祥

麟振振性孔仁四海治化洽一出休祥臻聖代昭明見林藪淳風浩浩明時禎

曹譽贈朝京詩 歙人

曉日光照漸江濱江濱喜見梅花新折梅贈別知心人

知心人作玉堂客得句還憶山中春

汪和贈朝京詩休寧人

初月樓前梅正香青雲路上趣行裝職依化日黄金闕

繼述清風白玉堂賢俊滿朝虞稷契文章鳴世漢班揚

先生從此班鵷鷺治世咸爭覩鳳凰

范平仲書雲溪歸隱圖後名準

余與朱君大同程君伯静生同歲大同最長伯静次之

余最少自幼多鞠外家與伯静孩提嬉戲不啻同氣七

歲時曷氏延前翰林學士楓林朱先生於家塾而大同
侍其尊父來同硯席明年先生由鄉貢赴春官越三年
己丑先生又來教雲溪明年先生官池陽余與伯静受
業東山精舍又二年壬辰江淮兵起郡邑爲墟先生亦
自池陽歸余與伯静東書避地石門山中肄業涉三載
歲乙未又侍先生客瑙溪是秋郡邑又復騷動遂逃難
駭散而詩書之業荒矣又三年戊戌先生名余授徒石
門曹氏與大同講學於家一歲之間燈火之聯詩酒之

聚此幸殆未始有也自時厥後户門征役之供衣食俯
仰之給歲無寧日而大同則明家學以底於成然三人
者雖相去有遠邇相見有踈數而此心之同斯道之契
則未始有間也大同既優於學而機巧天成故精於書
又善繪事凡音律技藝之事皆能諳焉嘗相謂曰吾儕
自幼相處至今垂四十年此後聚散未可知也容繪圖
作文以紀實庶使後來者知世契之有自也未果而余
游閩矣越二年歸訪大同於石門相與談論往昔感慨

咨嗟余乃請如舊約大同以余閩歸為作雲溪歸隱之圖後四年丁巳大同過余雲溪上縱觀山川之勝乃曰向所作殊不愜意當再寫余以古足紙相授圖成而文未暇及也明年春大同舉明經典教郡庠余亦以文學見舉於有司既得辭乃就訓導縣學伯靜則以商晦跡江湖間者屢歲越二年庚申有司舉原籍人才而余三人先後被名大同任吏部員外郎未幾陞禮部侍郎伯靜知衛輝之胙城余則備員延安之吳堡乃攜是卷請大同追補前作而余行速

矣於是友人揭平仲為序大同書之舒德介賦之以餞余行又明年以事之京復伸前請大同勤於公事不暇作文乃題絕句以見意明日別去假道訪伯靜餞余出西門二十里握手慟哭而別後三得胙城書而京國之問無聞焉去年夏友人胡士林復來官綏德能備道故舊之詳比秋則聞揭君之喪今春考滿由延安入陝則始知吾大同之不幸也嗚呼悲夫三月自陝出汴涉河北訪胙城而伯靜以考最陞督府斷事矣余意以為此雖不遇而至京必可同

邸聯牀以晝契濶比至則伯靜已獲罪被逮欲見而不可得余又以為今雖不可見事久得釋終可見也姑待之未幾余得除工部主事到任未及月而遭誣不復能自明因誣自訴以兾免而卒罹咎鉗縲近五十日而伯靜猶未得解蓋皆不知其所終也嗚呼余與二子相知之真相去之遠相别之久大同已不可復見伯靜又不可得見而余亦落陷阱殆非天乎追思疇昔嬉戲之同硯席之共出入相攜寢食必偕自幼及壯四十年間終

始如一日者豈偶然也哉豈可復得也哉因閱舊篋得是卷恐客中散逸遂述平日交親之厚與夫聚散去來之不可必禍福倚伏之不可知者於卷末寄歸遺弟深源藏於家庶後來之為子孫者有徵焉洪武乙丑七月二十五日乙酉休寧范準書於官署之小軒

范平仲賀大同自杭歸覓程子尚為嗣詩

近聞返棹錢塘日有子螟蛉喜若何虹井千年慳慶澤蜃樓三月溢清波萱花堂北春雲暖燈火城南夜雨過

袞袞公侯由此兆翰林陰隲在人多

其二

不須吉夢到熊羆綵服趨庭春晝遲杏倚雲邊根自固
桂花月窟種尤奇膏腴接壤魚鱗集臭味同芳草木知
索飯門東啼正急杜陵空有兩男兒

平仲賀大同見子

去年甫見螟蛉子今日歡傳老蚌珠駒出渥洼神采異
鳳生丹穴羽毛殊清風桂子秋香綻初月梅花春意敷

家學自茲應可紹城南燈火詫韓符

張羽賦梅花初月樓贈大同烏程人太常寺丞

吾聞仙人好樓居乃在閬風之圃玄洲之墟雲窻霧閣千仞表青天十二金芙蕖風飇叱馭不可以逕度安能跨海騎鯨魚新安先生列仙儒卜居平生茅未誅曉攜青鹿向烟霧一徑初入千縈紆桃源忽向眼底見風物但是秦人餘五丁何年運斧鑿石樞洞戶夾立中平舒紛紛過客弗敢歆山君守護煩呵噓先生結樓萬木杪迴

若麗譙雄且孤連峯忽斷西南隅捲簾看月蛾眉初梅
花千樹雪不如飛觴醉月弄花影爛然身墮白玉壺亞
卿結髮讀父書十年住樓山與娛一朝徵起青雲衢珮
玉日向君門趨樓前梅花自開落樓頭明月還盈虛南
牕孤燭照歸夢覺來枕席非吾廬且當致身佐唐虞夔
龍豈容混樵漁長干美酒熟可沽梅花如雪覆綠蕪神
州月色天下殊何用區區懷故都花間卧月紅氍毹人
生花月何處無

周孟啟題梅花初月贈大同

昔公晼晷泉石隈未築酒樓先種梅梅花高樓日相映最愛青天初月來青天月出香霧開碧紗綺席無纖埃蠶叢太白古時雪刻此萬斛瓊瑤堆素蛾行空攬飛鏡霓裳照影相徘徊徘徊玉立吟情起硯墨虹光動氷水水部清狂東閣留庾公曠浪南樓喜紅椒綠酒金叵羅坐招圭璧更吟哦詩成酒闌衆賓醉萬事擾擾如公何公從承恩事天子吏部文章五雲起殊榮喜秩佐春官

益有聲名在人耳上林覲梅花照天鳳臺望月層霄裏

闌干百尺思故園剩水殘山渺千里千里迢迢春夢還

梅花初月報平安廣平花發未應去更長南枝為掛冠

曹倬贈詩 國子助教

天葩昨夜煥南樓生魄浮雲分外幽自是主人得真趣

陰陽太極坐中收

覆瓿集卷八

霞弧集跋

禮侍公楓林先生子也諱同字大同以外家陳姓號朱
陳村民又號紫陽山樵志景仰也公文才武略圖繪丹
青無所不精時稱爲三絶洪武中以異材見舉備員東
宫懿文太子崇重特甚晉禮部侍郎吁遇亦隆矣哉尋
以被誣得罪太子救之弗及然非其辜也嘗憶族祖平
仲公師事楓林先生從隱石門三年後舉明經以理學
名世汪仁峯先生集擬之胡雲峯陳定宇之儔及門之

士猶然況家學淵源如先生必無不殫悉要領窮究精微
豈其明哲不足以保身而顧罹於禍天耶命耶於先生
何尤耶語有之求忠臣於孝子今觀集中思慕之篇不
一而足數十年如一日所謂五十而慕非與世烏有爲
孝而不爲忠者哉亦足以徵先生矣嗣官其子夢祥公
朔州守則先生之迹信可白於天下後世而高皇之心
不亦深可亮乎先生爲不亡也已橑桑梓末學每勤仰
止而欷歔乎往事恨未覩其遺編今歲暮春展拜像下

從其後裔求舊跡見畫菊題咏及是稿數種文追兩漢書逼晉人詩儷盛唐洵所謂三絶者也噫是皆先生之緒餘也夫且若爾其他不尤可推哉兹裔孫無垢甫將以遺稿壽之於梓後之慕先生者因其文遡其人必有為之扼腕而三嘆又必有為之深信而傳述者夫奚俟乎余言特以臆見志其怏覯云耳海陽後學范檁謹䟦

覆瓿集跋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舉人臣謝錫位